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
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凡十二年

丁卯　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萬屯金山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彼情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搗金山納克楚不意吾師之至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元將爵喇固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軍次通州聞元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覘敵蹤

東豈復能出兵西略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諂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傾向敵踪何異燕輓適越且元之諸評以已離析以分納克楚斷不能仍無有謀敵地？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遂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克楚出沒

兵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鄂勒齋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質實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方駐兵大寧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城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納喇固舊作乃剌吾鄂勒齋舊作果來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並改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耶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二十六

人所至明很旣令自通州遣人員祖改使從慶州徑拖金山道里迂迴幾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於塞外地理全爾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爲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

月

獎錦衣刑具雖亦一時善政且復申明其禁似並能應及方來

年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爾喇固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爾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其左丞劉特默齊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伊圖河畜牧蕃盛及是爲大軍所逼又已先入爾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爲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

然及末季奸璫藉以肆虐視前加厲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陋卅一舉而廓清之使知過其凶焰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于凉明祖不能誘其衆矣撫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消反側明祖之諭誠策之善者將乃聚撤兵自取潰卒

下趙指揮解家古語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擒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王九國公鄖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凡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還次金山伊瑪河復收其殘卒三萬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於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瀋陽崖頭閒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都督濮英以三千兵殿後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於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乘馬踣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三千人殲焉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謚忠襄以

之挫辱由其中情恇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爾即當申軍律以誅之勝實無所辭咎何轉使異日稽瑒蜚語耶

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名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屬喇固授千户賜金帛 質寶 松花河即松花江一名混同江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源出長白山北流會嫩江黑龍等江入海即古粟末水也龍安即金隆安府元開元路明三萬衛今開原縣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瀋陽遼金瀋州元瀋陽路明瀋陽衛今 盛京陳鏞濠人陳德子○劉特默齊舊作劉探馬赤和通舊作觀童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伊瑪河舊作亦迷河今並改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名馮勝還以副將軍藍玉領其軍

勝奏常茂激變狀械至闕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遜勝怒及納克楚衆潰勝歸罪於茂會

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閹者行酒於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而茂亦訐勝過帝怒收勝大將軍印名還以藍玉攝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而安置茂於龍州

龍州 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會州 會州城在大寧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

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副之都督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降於玉（孫恪興祖質賓之子參將明初設無品級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備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又命江夏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福漳泉興化四郡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帝召和

謂曰御雖老强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砦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柰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於戈鋋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選丁壯五萬八千餘人戍之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於朝立廟祀焉

質實

上海宋鎮元縣明屬松江府今因之

十二月振濟南東昌東平登萊饑

振濟南三府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餘戶又遣刑部尚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登州唐置萊州唐置明初屬萊州府九年升府今因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於是遣人馳驛往振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勤寨沐英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

蠻人驅象列戰特藉以為恐嚇前衆之資使懦昔悍而却避鮮有不受其蹂躪者沐英部署將士僉勵直前大呼而縱以礮弩先聲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奪其所恃握刀馳突賊衆披靡

冠定邊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長大呼突陳衆遂却英曰賊無能為也乃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鈚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衂者斬因乘風縱火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有昔剌者殊死鬬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遣使入貢麓川平緬遂平

貢 寶 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州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升為州今裁厍沙勒寨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定邊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廳置巡司於此

迷以克捷可見臨敵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理即昆陽之虎豹股栗亦由光武威氣憑陵不盡借助風雷也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獲其子迪保努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間道馳進次紐琿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路傍小山忽湧四泉士馬得不困乏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東北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前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追獲吳王代王等官屬三千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勑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車三千奏捷京師帝大悅遣

使齎勅勞王比之衛青李靖王又破哈喇章營獲人馬六萬師還進凉國公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王私元主妃事帝怒王無禮切責王妃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内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賚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畧盡四大王窮蹙詣晋王府降帝命從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瀋陽侯後坐藍玉黨死

質實 捕魚兒海在慶州西北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紐璘南道及小山泉方輿紀要云在慶州西境口迪保努舊作地保努紐璘南道舊作游魂南道曼濟舊作蠻子今並改

高麗李成桂因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其軍都相崔瑩李成桂繕兵成桂遣千戶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逼禑遜位於其子昌陳景來降成桂又以禑本辛肫子禑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明年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

質實 艾州一統志作愛州隸黃海道在朝鮮國城西面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寖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幸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為監察御史

縉舉是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勑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此由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墀陛皆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其說

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旣稅於所産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逃亡轉徙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

哉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爵祿永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紛予奪重擾閭閻其所害於民生者甚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嚴田定制計口授産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

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擅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所奏畧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遂命為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於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賓賣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沈溍字尚賢錢塘人

發明 縉年二十成進士負才穎敏受特達之眷縱言無諱自以為賈誼不過也數上封事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深中時弊然數陳繁博或不盡切於事理即如授田均田之

之非可肖映敓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夫豈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石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催戰争亦未必比户沈離皆致失其恒産若徒向富厚有强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

法實泥古而不可行且疎放自恣露才揚己其後不能殉建文之難卒被高煦之譖僵死紀綱之手惜哉

九月勑天下衛所屯田

更定屯田法凡衛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以十之五屯田係衛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於普安大破之蠻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阿資之叛也揚言曰我地有

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字輯而又思挑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稽不恭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定服飾以辨等威固為正論然不過審慎微所繫猶小而當日衆建諸王封地太廣實非强

萬山之險豈能盡滅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三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僉都御史黄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力戰死之

質實

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元州明屬曲靖府今因之按苦麻元史地理志作普麽今依明史曲靖士司傅黄政碭山人

以卓敬為戸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太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質實

卓敬

并前天之道逐
貽後世燕當叅
逆偈其卒歲既
有所見何不舉
其大者則扒力
陳而撫沫務以
為建白可謂昧
於輕重或以明
祖未從其言為
惜即採而行之
亦安能弭患於
未形乎

字惟恭
瑞安人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于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知院訥克林等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以弓絃縊殺之並殺其太子添保努訥克林等遂來降自是五傳至坤特穆爾皆被弑不復紀年有郭勒齊者篡立稱汗去國號遂稱諂達云

質實

耀珠舊作咬住訥克林舊作捏怯來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別一人非王保保也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弑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其相
黎季犛竊柄廢煒弒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樉為宗
人令晉王㭎為左宗正燕王棣為右宗正周王橚為
左宗人楚王楨為右宗人其後　大宗正院
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貫寶　洪武初設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時廣西都指揮耿良造樵樸發民丁青州等衛造軍
器科民財於是詔申明其禁凡有造作達五軍都督
府奏准
方行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討之得忠伏誅

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蠻為冦昇同胡海等討之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得忠送京師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為千戶所

質實 安福千戶所在澧州慈利縣西北今改安福縣屬澧州九溪即九渡溪慈利縣西三十里有九渡山上有仙樓下有九渡水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為名九溪故衛在今安福縣北永定衛在慈利縣西南今改永定縣屬澧州大庸所在永定西南

葉昇合肥人

夏四月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

帝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兗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

餘錠户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者御史許珪巡按河南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旱請減夏税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郵民隱達下情何罪耶即命振貸蠲其税

質 賣

漢陽唐郡元明府兗州隋置明府長沙秦郡明府衡州梁置明府德安劉宋郡宋元明府今皆因之安陸元府明降州嘉靖中升承天府今仍安陸府永城縣隋置明屬歸德府今因之詹徽字資善同之子

五月置泰寧朶顔福餘三衛

三衛地本烏梁海所居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地元遼王阿爾察錫喇及惠寧王朶顔元帥内附帝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以阿爾察錫喇為指揮使塔本特穆爾為指揮同知曰朶顔以托羅海徹爾為指揮

同知曰福餘以哈克三納達齊為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獨朶顏地險而强初三衛分地延袤共千餘里在潢水北及後漸徙潢南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皆屬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皆屬泰寧自黄泥窪東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皆屬福餘東西亘三千里

質實

三衛按今土默特阿嚕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喀爾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黑龍江上源曰鄂諾河自西北流六千餘里經薩哈連烏拉城東南與混同江合方輿紀要云饒樂水或謂之烏龍江大寧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即饒樂水矣潢水在臨潢城南一曰黄巖水即西喇穆楞河也源出古北口北五百餘里蒙古克什克騰界内之伯爾克和爾郭克東流經口外諸蒙古駐牧地又東南至開原縣西北會赫爾蘇河入邊為遼河喜峯口在遵化州東北七十里義州金置明義州衛今義州屬錦

州府廣寧金府元路明廣寧衛今廣寧縣屬錦州府遼河在奉天府西一百里廣寧縣東北二百三十里有東西二源自邊外合流而南經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經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黄泥窪方輿紀要云廣寧衛東南七十里為三岔兒堡近堡有黄泥窪鐵嶺衛故城在今鐵嶺縣東南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徙置今縣地開原元開元路明改開原置三萬衛今開原縣○烏梁海舊作兀良哈阿爾察錫喇舊作阿札失里塔本特穆爾舊作塔賓帖木兒托羅海徹爾舊作脫魯忽察兒哈克三納達齊舊作海撒男答奚今並改

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擢海州同知陳龔福為太僕寺少卿

陳龔福故元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也坐事當戍邊帝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於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從使居京師二十五年復勅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鄂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屬縣民併力築之一月成及秋又決開封西華諸縣災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質實 歸德黄河自開封府儀封縣流入境東經睢州考城商邱虞城夏邑縣北又東入江南碭山縣界歸德唐軍金府明降州嘉靖中復為府夏邑縣本下邑

明改夏邑屬歸德府今皆因之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元太尉鄂爾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鄂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鄂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鄂爾布哈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鄂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二十五年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强　質實　伊都方輿紀要云明初王師擒鄂爾布哈於興和西北則伊都當在興和城西北○伊都舊作迤都今改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聰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

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閏四月詔百官期服毋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反逆同科明祖既以按治得實當明其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

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為偽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質實楊靖山陽人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坐罪應從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鞫之詞連善長或告善長云將軍藍玉至捕魚兒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長匿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而善長奴盧仲謙等復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彭特穆爾等亦告仲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等皆與惟庸結黨

連章劾奏並求明正典刑時閣臣陳顧因而駁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寔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溥録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獄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録布告天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絶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脱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灾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

恐天下聞之謂功臣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彭特穆爾舊作封帖木今改

秋七月崇明海門海溢

詔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隸卒充選舉

詔凡選舉毋錄隸卒之徒 [illegible] 按明洪武實錄明史本紀俱作吏卒考選舉志進士為一途舉貢等為一途又有吏員承差知印諸雜流為一途所謂三途並進也不得云凡選舉毋錄吏矣按朱國禎大政記作隸卒合之選舉志所云倡優之家不許入試者正相比附隸為人役訛作吏今從大政記作隸

振河南山東北平水災

給鈔七十萬錠又振湖廣災凡鈔二十二萬餘錠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詔工部罷天下歲織段匹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就京織造工部尚書秦逵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師後湖置局造之　質實　後湖一名元武湖在上元縣北秦逵字文用宣城人

辛未　二十四年春正月免山東登萊青兗濟南水災田租

二月振高密棲霞莒川被水民萬五千九百餘户　質實　高密秦縣明屬膠州今屬萊州府棲霞縣

金天會中劉豫析蓬萊縣置明屬登州府今因之莒州隋置明屬青州府今屬沂州府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頴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故道亦淤遣官振之

質實

黑洋山在原武縣北二十里與陽武縣接界項城隋縣明屬陳州今屬陳州府太和宋置泰和縣明改泰為太屬頴州今屬頴州府頴上隋縣明屬頴州今屬頴州府正陽鎮亦名東正陽在壽州西六十里與頴上縣之西正陽鎮夾淮相對賈魯河故道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自儀封縣東北之黃陵

固南達曹縣之白茅村放于單縣之黄固歸德之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曹縣楊青村凡疏鑿二百八十里有竒河復故道曹州周曹國後周置州明屬兖州府今升府鄆城隋縣明屬濟寧州今屬曹州府安山東平州西南三十五里有安山一曰安民山志云漕河西岸有安民山山下為安山湖湖縈洄百餘里流入小洞庭湖仍合汶水亦名積水湖元會通河故道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即今山東運河也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

封子十人為王

㮋為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質實㮋帝第十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

六子余妃生封寧夏㮵第十七子楊妃生封大寧梗第十八子周妃生封岷州尋徙雲南楩第十九子郭惠妃生封宣府松第二十子周妃生封開原模第二十一子趙妃生封潞州楹第二十二子母未詳封平凉桱第二十三子李賢妃生封南陽㰘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封安陸橚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陜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樉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為之解明年令歸藩

九月倭寇雷州

倭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户李質實雷州唐置明府遂溪縣唐王鎮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

置明屬雷州府今皆因之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質實 南豐三國吳置明屬建昌府今因之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陜西地圖遂病

病中猶上言經畧建都事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河決陽武

旁浸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詔免其租振貧民七萬四千餘口

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賚通許宋鎮金縣太康隋縣扶溝漢縣士修築會冬大寒役遂罷

明俱屬開封府今因之安吉衛屬河南都司後為通州衛親軍

發明上年河決原武全入于淮而賈魯河及會通河故道皆淤至是再決漫州縣十餘為患大矣未聞講求濬復之策冬寒罷役而明春不復修舉非禦災勤民之道也至永樂九年會通河開而

故道乃復

前軍都督僉事何福討都勻畢節諸蠻平之

先是二十二年福平都勻蠻俘斬萬計收降寨洞一百五十二處二十四年拜平羌將軍討越州叛蠻阿資破降之至是平都勻所部九名九姓及畢節諸蠻畢節復叛大掠乇堡百戶宗禮曲通皆戰死福擒後軍都督僉事茅鼎等擣其巢禽叛酋獠之分兵捕諸蠻建堡設戍

貨賨

都勻本都雲蠻元置都雲軍民府明改都勻衛弘治二年置府今因之九名九姓苗種元獨山州長官司明改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弘治八年升為州屬都勻府今因之何福鳳陽人

宥死因輸粟北邊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當内斷于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月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不如長君為社稷之福從

見繫死囚貸之令還鄉里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

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帝御東角門召對羣臣慟哭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帝立孫之意遂決八月祔葬孝陵東謚懿文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寛仁平敏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帝大怒太子巡陝西還偕之至京為涕泣以請帝意解王亦更以恭慎聞

質實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

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有何疑深而何
廷臣挑轉曲詢
此盖由明祖泥
古好名致三吾
視生異議並爾
決意立孫一錯
而不可復救且
孫承嫡統其説
不見禮經三吾
所稱不知何所
依據若太孫之
名起於晉惠其
後亦不足今終
雖太甲嗣湯之
事載于尚書亦
以外丙仲壬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玉遣指揮瞿能討之至雙狼寨擒其將賊衆大潰伊嚕特穆爾遁能督兵追捕進至打冲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會川土官知府王春作亂千戶劉成戰死指揮僉事俞輔擊降之貿

實德昌元路明千戶所在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今置巡檢隸西昌縣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迷易明千戶所屬建昌衛後屬會川衛在衛西北八十里今置巡檢隸會理州柏興元柏興府明初因之尋改為州後改鹽井衛今鹽源縣屬寧遠府邛部後周置郡南詔為邛部州元州隸建昌路明改越巂衛今越巂廳屬寧遠府蘇州本漢蘇示縣地元置蘇州明改衛今為冕寧縣屬寧遠府雙狼寨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砦關西北打冲河在寧遠府西源出吐蕃蠻名黒惠江又名納夷江下流至會理州

未堪繼嗣始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立鬱林遼道宗之立天祚亦皆非克負荷沒至淪胥前車可鑑盖三吾不過樂太孫寬厚乃敢僞託禮文以險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轍于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

合金沙江瞿能合肥人○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今改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溢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疏節潤目民以便安帝嘗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英之功也及是卒年四十八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謚昭靖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後唐時得國傳四百數十年至是絕成桂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

陪之兩刂

詔聽之既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質實 原州隸江原道在朝鮮國城東面

改詹事院為府

先是東宮官多以大臣兼領十五年更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司直郎又各設大學士尋定司經局官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始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及少詹事等官 質實 詹事一員正三品少詹事二員正四品左右春坊大學士庶子俱正五品諭德洗馬從五品中允正六品贊善從六品校書正九品二十九年增設清紀郎司諫通事舍人

竄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恒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

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命竄之 山陰縣金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質實 置明屬應州令屬大同府給由明史職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平常不稱職而陟黜之

八月給公侯歲禄

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禄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禄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語稱寬則得衆書云寬而有制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如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於此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固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為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王名之曰璽石敬瑭亂潞王携以自焚則秦璽固已燬矣敬瑭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

之咎哉

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拉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耶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廩雖實而民窮若多教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𥝠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詿誤之中者昔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

實寶扎拉爾元穆呼里氏也穆呼里

曾孫碩迪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鈕鬻之或以告御史中丞崔彧彧召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傳國璽也獻之故太子妃鴻吉哩氏時世祖方晏駕妃手以授於成宗桑乾河源出山西馬邑縣北山下東流經山陰縣應州大同府陽高縣天鎮縣界又東經直隸西寧縣南蔚州北又東經宣化縣南界又東經保安州南與洋河會又東南入宛平縣界為永定河即古㶟河也　札拉爾舊作札剌爾碩迪舊作碩德鴻吉哩舊作弘吉烈今並改

發明　天難諶命靡常豈術數之學所能窺測哉眭孟京房於漢何補唐太宗得秘讖書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遂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疑而殺之不知才人武氏早已入宮故李淳風以為多殺無辜不能違也明祖過舉聞敬心讜言可以悟矣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一立棣而靖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天不然矣

小過本不至于逮繫但既以屬吏則罪有宜坐朝廷若因部民伏闕乞留遂為縱遣是黜陟之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名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方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質實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後期逮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質實 余彥誠德興人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紲綱紀紊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且加以賞叅起雖不啻導之作奸僞猾吏刁民窺見意指交通感聽流弊伊于胡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有不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有言其私元主妃者鐫其過於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及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玉初征納克楚還言於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卒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

臣之心為言者概所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或隱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監王所能窺測其將告太子之言惟見於永樂贊燕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則王殆為是言以摘亂亦未可知總之明祖若

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王禍作

質實 張翼臨淮人陳桓濠人何榮真之子詹徽資險刻李善長死有力焉從懿文太子錄因太子多所含徽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坐病悸曰死我者詹徽及從太孫錄王王不服徽叱曰速吐實毋徒株連人王大呼徽即臣黨捽徽下斷手足戮之見臣林記

發明 燕王請誅功臣以逞私志適當帝猜忌之時故其言易入藍王之罪雖由自取而蔓延之誅未免太甚其後燕師起而元功宿將盡矣李九江輩何能為役哉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無建儲建藩之事槩論又何由而起哉

夏四月詔有司振饑毋俟報

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凡遇歲饑廩以奏

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帝以雨澤愆期命禮部令天下郡縣以雨澤之數聞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以鄭濟為左庶子王懃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工部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遂

并拜官

質實 浦江唐析義烏蘭谿富陽三縣地置浦陽縣吳越改浦江明屬金華府今因之鄭濟濂之弟王澄浦江人慕義門鄭氏風將終集子孫誨之曰汝曹能合食同居如鄭氏吾目瞑矣子孫拜受教澄之子子覺子麟子偉承父志子覺生應為鄭濟所舉授參議子偉生懃義門王氏之名遂埒鄭氏嚴

震直字子敏烏程人

冬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

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甲戌 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先是命戶部遣耆民於各郡縣糴穀置倉儲之民間委富民守視以備荒歉議者以粟藏久致腐宜貸於

民而妝其新者於是遣使給償之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妝兵甲裹而藏之示勿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定旌表例

日照縣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祠誓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

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定旌表孝行例尚書任亨泰議曰卧氷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相生莫此為甚墮宗絶祀不孝之大宜嚴行戒諭倘愚民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曰可

質實　日照縣金置明屬青州府今屬沂州府任亨泰襄陽人

修寰宇通衢書成

帝命儒臣以天下道里之數編類為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陜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裔之驛不與焉

冬十一月賜頴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逺田千畒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有功玉誅友德內懼定逺侯王弼謂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未幾弼亦賜死質實懐逺宋置軍元改縣明縣屬鳳陽府今因之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西平侯沐春討越州蠻平之

越州蠻阿資恃險屢叛春與都督何福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禽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二十五年命與傅友德練軍山西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友德自山西召還勝嘗築稻場瘞甀其下以碌碡碾之取其鞺鞳聲走馬其旁以為樂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是夕暴卒諸子皆不得嗣（質賓　甀小甖也）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奉議諸蠻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帖堅歸附詔以為知州許世襲二十一年帖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州帖堅妻黄以愛女予茂為小妻擅州事茂病死黄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

恭慎不泄所由
以功名終和之

得嗣己而或構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都督僉事宋晟為副發江西湖廣諸衞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質實 奉議州宋置明改衞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韓觀字彥賓虹縣人宋晟字景陽定遠人唐鐸鳳陽人

信國公湯和卒

和前有酒過守常州時請事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據屋脊坐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鐫其過於鐵券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

律已賓高出當時諸將上亦猶唐之李郭同建熙績而子儀獨全令名也明祖晚年於諸功臣多存疑忌然如胡藍之獄乃法所必誅餘雖各有取禍之道然往往株連不已深狀又多未分明爲盡弓藏較之漢高尤爲過甚也

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九月免山東秋糧

以供給遼東山西北平軍需詔蠲其租又免應天等五府秋糧

頒皇明祖訓

帝初命儒臣編祖訓録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六年書成帝自爲之序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下諦覽損益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丙子 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廵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邉警帝乃命燕王棣選精騎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蹤跡所在掩擊之

三月敗元兵於察察爾山又追敗之於烏梁海圖城而還

棣至察察爾山遇元兵大敗之禽其將布琳特穆爾等數十人追至烏梁海圖城遇哈拉固又戰敗之遂旋師質實察察爾山方輿紀要云在大寧衛北○察察爾山舊作徹徹兒山布琳特穆爾舊作孛林帖木兒圖城舊作兀良哈秃城哈拉固舊作哈剌兀今並改

定孔子廟從祀

帝以行人司副楊砥言去揚雄進董仲舒

質實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

秋八月免應天五府田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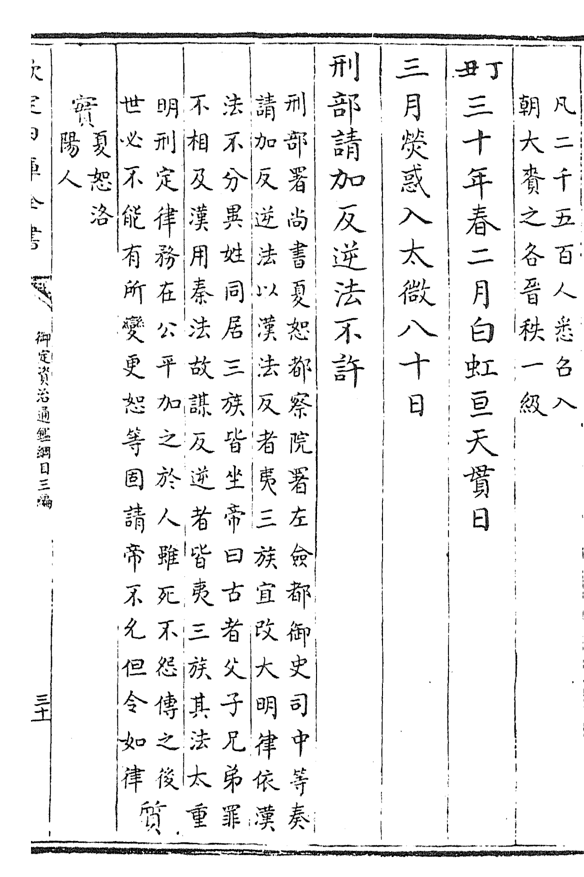
詔免應天太平寧國廣德鎮江五府租以酬民勞

殺監察御史王樸

樸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竟戮死

質實 王樸同州人本名權帝為改焉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名入

朝大賚之各晉秩一級

丁丑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三月熒惑入太微八十日

刑部請加反逆法不許

刑部署尚書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奏請加反逆法以漢法反者夷三族宜改大明律依漢法不分異姓同居三族皆坐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用秦法故謀反逆者皆夷三族其法太重

明刑定律務在公平加之於人雖死不怨傳之後世必不能有所變更恕等固請帝不允但令如律

賓夏恕洛陽人

夏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命楚王楨湘王栢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寛作亂攻陷龍里守將千户吴得鎮撫井孚殺賊數十人戰死事聞詔贈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户以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爲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寛犯新化攻平茶千户紀達突陣手殺數人流矢中臂拔之復戰賊大驚曰是平茶紀蒙耶蠻呼官爲蒙乃遣帝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栢副之由黙陽辰溪進勦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寛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寛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顧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以計禽其黨卜刺賛射質寳龍里元殺阿火者居宗必登援絶遠遁水西平寨明置

臺夷長官司今司屬貴州黎平府新化明初置長官司永樂中設府宣德中府廢仍為長官司今司屬黎平府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城在黎平府東黔陽宋縣明屬沅州今屬沅州府辰溪隋縣明屬辰州府今因之吳得全椒人井孚盱眙人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是春考官學士劉三吾紀善白信蹈榜發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擢陳郊第一諸生上言考官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第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皆北士廷試擢武城人韓克忠第一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質實

武城本漢縣隋改清河縣

別置武城於古夏城宋大觀中河決移今治西至清河縣六十里明屬高唐州今屬東昌府宋琮泰和人善易學授檢討語人曰翰苑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後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攀援宣德中猶以檢討掌助教事卒官陳郊閩縣人張信定海人任伯安題名録作伏伯安歸德人

秋八月河決開封

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質實　蔡河一曰沙河在開封城東南自汴河分流至鹿邑縣合潁水其在陳州東曰百尺溝是年大河南決擁蔡水入陳州而蔡河之流斷絕

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先是正月福興及縣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於漢中衛衛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土門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畧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叙彬陝蜀番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兵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至是福興就禽并獲其黨悉誅之宥脅從者為軍凡四千餘人 質實 陽平關在寧羌州東北九十里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部長上部長刀幹孟怒遂叛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

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明年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郎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破之乘勝擊破崆峒寨幹孟乞降帝不許

質實　騰衝唐白蠻所居號騰衝府元改騰越府明洪武末改騰衝守禦千戶所嘉靖二年改騰越州屬永昌府今因之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一名崑崙岡在騰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蒙氏僭封西嶽南甸元路明改府又改州正統時為宣撫司今屬永昌府景罕寨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西南潞江在潞江安撫司東北五十里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源出吐蕃南流又東經永昌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氏僭封四瀆之一崆峒寨方輿紀要云在潞江安撫司境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江

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户何福戰死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人寇海與寨楚門千户王斌鎮撫袁質賓寧海州僉天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寧海軍大定中升州明屬登州府今因之寧海衛在州西海壖鎮在寧海縣南一百里舊作鐵場於此楚門台州府太平縣西南有靈山與玉環山相接其峽如門名楚門港海舶由此出入楚門千户所明置在太平縣西南六十里何福與前軍都督同姓名

夏五月帝不豫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

勅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燕王駐開平

勅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隨遼王駐開平

防邊俱聽燕王節制

發明　考明太祖實録是年四月乙酉勅燕王防秋五月甲寅帝不豫戊午勅楊文郭英乙亥再勅燕王節制諸軍又云遣中使持符召燕王還京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還成祖實録云太祖不豫遣中官召上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賚勅符令上歸國云云所謂勅符即此勅也按太祖實録重修於永樂中凡所云帝欲立燕王者已不可盡信而成祖實録則於建永之間更多誣辭

不足為信史也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樉卒是年三月晉王棡卒燕雖勢居寵偪然節制之命豈足以易儲之

據哉

閏五月帝崩

乙酉帝崩於西宮年七十有一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天下臣民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

質實 按明太祖實録閏五月丙子朔乙酉十日也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葬孝陵

辛卯葬孝陵距崩七日遵遺詔也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尚未聞喪遂援遺詔止毋會葬

明史贊曰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推彊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

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於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并州縣汰冗員

賀實建文初所汰冗員見於革除編年者有革都察院司獄四員革天下陰陽醫學革建昌府盱江遞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司又革鳳陽開封懷慶平陽等府屬遞運所凡數十處省左右布政司一員革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從為惜然不久而有預黃子澄來南門之啟旅白坦方面撰狀比論若在洪武朝與諸王名分之議並諫明祖或

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革夔州府大昌縣省衛輝府胙城縣訓導二員省永州府江華縣縣丞主簿各一員革各府照磨所檢校司獄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等甚詳憲章錄載有革略陽縣華南丹衛附慶遠省興濟縣入青縣省翁源縣入英德省保昌縣省忻城縣入東蘭省沔縣入褒城省兩當縣入徽州省恭城縣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竟寢

質實 南昌居南昌軍南唐升府明初曰洪都府尋復南昌府今因之

能深而行之亦未
可預防後患至建文
既立燕藩人皆異議
誠使數說未行亦不
過速之及耳夫以燕
王智慮過人非徒東
手受制者觀後此舉
王權在台不至即能
不動聲色旋而執之
徙封內地則敵之所
為深謀秘計固不能
出燕王算計之中則
當日處危疑猶有所
肯聽人牽掣乎
太祖初立正龍潛養
德之時況明祖尚猶

名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名至日侍左右備顧問帝好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荅之

以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泰為兵部侍郎習邊事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周密大奇之子澄先以修撰充東宮伴讀帝為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泰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

在卿即諸王雖非予外有可劇其地位可疑而輒向宮保兩善全良策貴非備戒所宜言子澄承問自當對以正道並舉唯視大義懇切數陳以排將來無變乃竟預為控制之術且引漢家七國故事同例並稱以逆斷諸王之必叛其輔導東宮從人實有贊曲矣之建文淺位未幾遽以億昔東角門之言為詢則其褻心積慮誠不免過

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質實

齊泰初名德賜名泰溧水人

秋七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稅

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

橚子有勳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齊泰與黃子澄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入白帝遂命曹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橚為庶人竄蒙化諸子皆別徙已復召還京錮之

質實

事猶防毋任貽口
實也
強藩跋扈當時自失
如燕周齊湘代諸王
不過驕縱自恣初非
有覬覦之心如吳濞
悲戊比且有興自首
其父比在平氏亦不
宜聽而仍當置之于
法酒乃欲借以翦燕
羽翼先削周王湘齊
復相繼罪廢實爲罪
策惡帝雨經紹統不
思悖睦以繫屬人心
而顧然奪日間骨肉
親所致謂藩人人自

蒙化元置府尋升路降州明初因之屬大理府正統間升府今改雲南直隸廳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西平侯沐春卒於軍

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至是卒年三十六無子弟晟嗣詔何福領其衆

質實 鐵池河一名大池江一名盤江在宜良縣東八十里源自曲靖府陸涼州流入境至鐵池舖入山峽數十里入澂江府界謂之鐵池河宜良縣元置明屬雲南府今因之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危削燕王久畜異謀
疑畏益深適以促其
禍亂謀之不臧亦不
止毫釐千里之謬矣
且齊黃既知建文之
為婦人之仁而已又
實無撥亂之能誤人
家國自貽伊戚雖一
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懐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劉亨言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丞於是蘇州府知府姚善薦錢芹授户部司務又鄭恕樓璉鄭楷皆以薦擢用

質實　武進縣孫吳改丹徒曰武進明為常州府附郭縣今因之劉亨字嘉會廬陵人燕王立罷歸屢薦不出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錢芹字繼忠吳縣人善迎芹上座質經義芹曰非今所急也授以一冊皆守禦策鄭恕仙居人樓璉金華人成祖既殺方孝孺以草詔屬侍讀樓璉璉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甘死恐累汝輩耳其夕自經死或曰草詔乃桔蒼王景又曰無錫王達鄭楷浦江人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言時政

分封本非良法賈誼衆建之謀主父偃推恩之策亦不過書生紙上談兵即未雨綢繆尚恐不足以制馭親藩之效況惠帝時積勢已成禍患近在肘腋高巍此議燕王豈能降心相從即從之而奸亂樂禍加高煦者亦安

巍在洪武時侍母蕭氏疾以孝行旌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帝頗嘉之不能用及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請使燕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

能保其不相助爲逆耶巍能還其筆墨大言不慙費無益于國事觀其自請詣燕上書不報遂自拔歸則其空言無濟概可見矣

大理庭爭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已而景隆兵敗遂自拔南歸

質實　斷事職官志洪武十七年五軍都統府各設左右斷事秩從五品尋升正五品建文中革遼州隋置明直隸山西布政司今因之高巍遼州人

頒示御史尹昌隆諫疏於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畧曰昔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質實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

發明

有疾而晏朝御史諫而宣其疏可謂勉於勸言矣然明年昌隆即以抗疏謫福寧知縣則帝亦好名而非有改過遷善之實也厥後燕王入捕昌隆等為奸黨同驅就戮昌隆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特貸死改官昌隆以剛直自負卒被呂震之譖竟夷其族惜乎其死之不早耳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都督何福禽刀幹孟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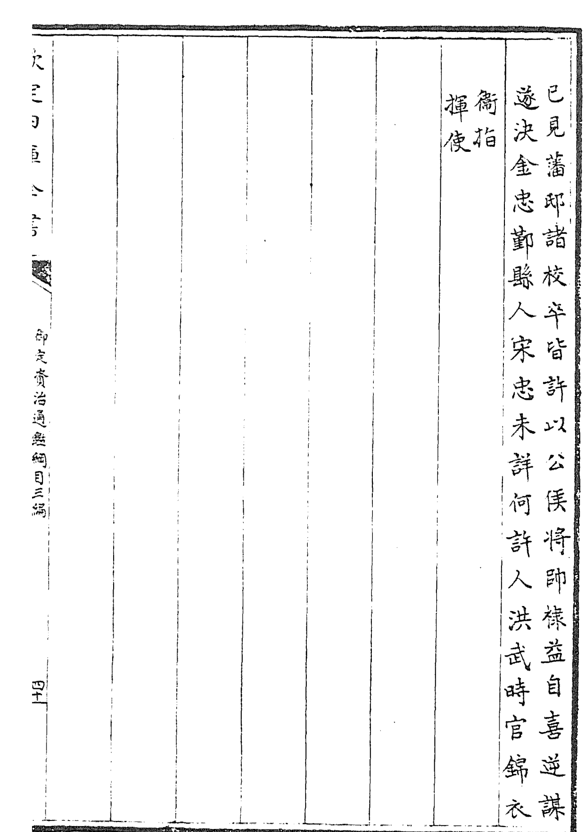
沐英既卒賊復懷貳福率兵討之禽斬刀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緬

以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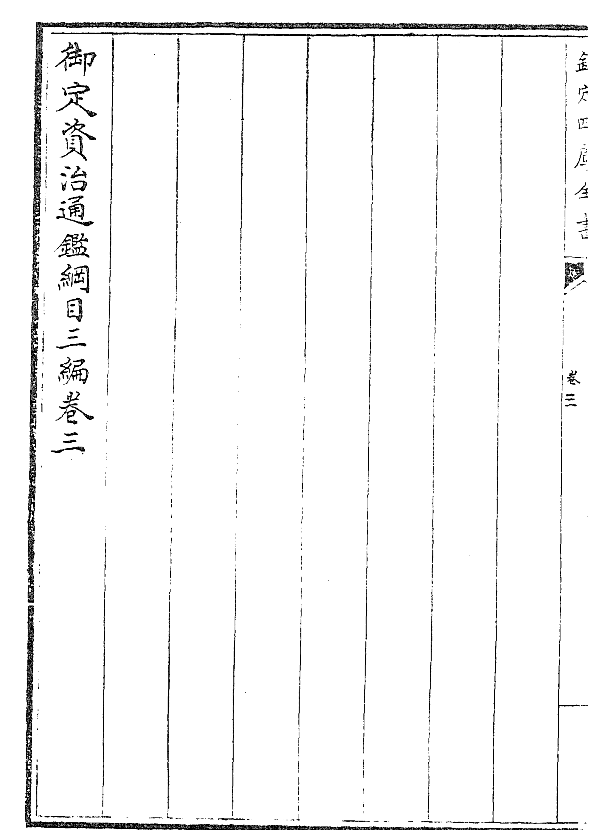
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覦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自是棣陰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元故宮稱疾不出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繚厚垣密甃瓴甋瓦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久之事益露上憂者日甚帝問齊泰黃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以燕護衛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於彰德諸處

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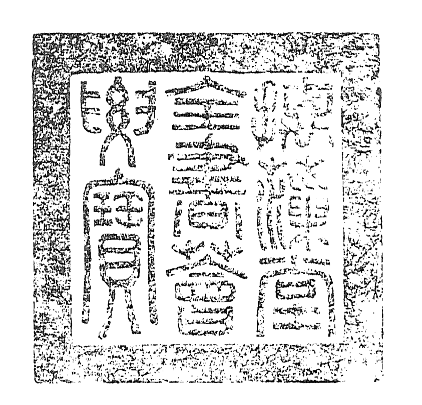
張昺澤州人謝貴未詳所自洪武時官錦衣衛指揮僉事降河南指揮僉事張信臨淮人袁珙鄞縣人善相術棣召見諦視曰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



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𨽻益自喜逆謀遂決金忠鄞縣人宋忠未詳何許人洪武時官錦衣衛指揮使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十六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

起己卯明惠帝建文元年
盡壬午明惠帝建文四年　凡四年

己卯　明惠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録

受朝不舉樂詔修太祖實録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原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侍講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之修撰李貫國子監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教授楊士奇訓導羅恢　質實　董倫字安常恩縣吏目程本立等充編纂官

人王景彰名景以字行松陽人廖昇襄陽人李貫吉水人王紳字仲縉金華人禕之子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楊士

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州薦徵授教授當行修撰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羅恢崇仁學訓導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周府長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遷右僉都御史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

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質實　皇太子妃呂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

立妃馬氏為皇后子文奎為皇太子

質實　皇后馬氏光禄少卿全之女文奎皇后生七歲燕師入莫知所終

設官原以蒞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乃汲汲更定徒資靖難口實不亦大可

封弟三人為王

允熥為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

太祖遺詔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故申是命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仿周禮更定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肆藉口實

質實 成祖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吏部言建文改舊官制如六部尚書舊正二品陞正一品又增設侍中二員正二品所屬諸司舊有清吏二字皆除去戶刑二部屬舊皆十二司改為四司工部增設照磨所兵部

笑乎且孝儒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為巳任耶盖紀事者多右孝儒而以削藩之非歸之齊黄孝儒未至齊黄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舊設典牧所户部設贓罰庫皆革罷都察院改為御史府舊設十二道改為左右兩院御史止設二十八員改通政使司為通政寺舊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改為卿少卿丞翰林院官舊設學士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其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為屬官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孔目為首領官中書舍人舊在内府别有印信于翰林非統屬建文于翰林增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又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侍書正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討改孔目為典簿創典簿廳條記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革罷五軍斷事五軍制禄倉革罷大理寺左右寺寺正寺副增置本寺首領官典簿及太常寺贊禮郎二員太祝一員光禄寺少卿舊五品陞四品寺丞舊六品陞五

品又增設監事及司圉所改司牲司為犧牲司陞其品級太僕寺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陞其品級及增設録事及典廐典牧二署驌騻等十八羣滁陽等八牧監龍光等九十二羣官鴻臚寺少卿舊從五品陞正五品寺丞舊從六品陞正六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亦陞品級革罷司儀司賓二署而陞其鳴贊序班品級行人司舊別有衙門印信于鴻臚寺非統屬革罷行人司而以行人隷鴻臚寺陞國子監丞為堂上官革罷學正學録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增設選士院及應天府知府所改五城兵馬司指揮為兵馬副兵馬陞各衛經歷品級又增設知事增設旗手四十四衛武學及置錦衣衛帶管優給武學所教授增置各王府賓輔伴講伴書各布政使司布政使舊從二品陞正二品參政舊從三品陞正三品參議舊從四品陞正四品改各處提刑按察司為肅政按察司並請復舊制又兵部言建文中改審

陽左衛為衡山護衛右衛為臨安護衛遂命凡天下軍衛建文所改革者悉復其舊按所載建文朝更改官制最核故
故詳録之

三月命刑部尚書暴昭戸部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
使凡二十四人敕奬廉平黜貪墨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質實
暴昭潞州人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徳興人徙湘陰

京師地震
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謫福寧知縣尋召還官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懼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榑數歷塞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會代邸亦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徙削奪諸藩乃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為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尚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努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徒坐自困耳帝不能從

質實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金川門陷任不屈死之子經亦論死少子戊廣西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郭任忠愍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黄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賛我也高煦瀕行入輝祖厩盜善馬徑去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于是朝臣舉以責燕燕謀益急

質實 燕世子高熾是為仁宗與高煦高燧俱燕王妃徐氏出涿州漢涿縣唐改為范陽于縣置涿州明省縣入州屬順天府今因之

發明 燕王三子在京齊泰請收之子澄不可遂遣歸事載成祖實録夫泰欲收之固属無名然使羈留於京師未嘗不可為制燕之一法子澄本無勝算而徒曰遣歸使不疑則疎甚矣時輝祖密奏高煦勇悍不忠他日必為大患及燕師起高煦勠力為多帝始悔不用輝祖之言又按遜國紀憲

章録臣林外紀明史槩明紀事本末諸書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三月燕王還國明史皆不取考成祖實録無入覲之事此無可諱而不載則知諸書皆出於傳聞之辭也且以時勢考之燕王未必肯輕身而來朝既來朝矣齊黃諸人方日夜發憤謀燕豈御史昌言之而當國者反置之不議乎又遜國臣紀載建文初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詔勿問則或者他藩之事而傳者誤以為燕也

安置北平按察使陳瑛于廣西

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遠謫廣西

質實 陳瑛滁人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

燕王自建文既立即萌覬覦及削藩議起叛志益堅其禍變本難于消弭建文心存疑畏必欲去此隱憂又不能制其死命勢既孱弱不振而所恃以為畫謀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楩不法廢為庶人從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護衛張玉朱能為爪牙選將校勾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病或佯狂赴市奪酒食或臥土壤中彌日不甦盛暑圍火爐猶搖頭顫曰寒食宮中亦杖而行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部署軍士列九門防守以都指揮張信為棣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棣信叛附於列以情輸之昺庫吏李友直亦以昺謀告棣棣乃用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至端禮

定策者又不過一二迂儒黃子澄先發制人之議徒然言大而夸其實虛無謀畧齊泰藉防邊而調戍並容為伺察更置守臣方以周防為得計而其所倚以謀燕者惟責之謝貴張昺張信諸人信既反覆不忠貴昺則漫不審慎取之如縛孤豚大事一

門為伏兵所執皆不屈死張王等率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曰燕王反從我擒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府會燕健士從府中格殺二中護衛指揮唐雲諭之兵遂散盡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貴昺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泣諫殺之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並降棣棣乃上書於朝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併援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既發遂舉兵反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奪居庸關破懷來都督宋忠戰敗與指揮余瑱彭聚孫泰俱死之尋陷薊州指揮馬宣鎮撫曾濬不屈死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城叛眾至數萬

質實 張信叛附于棣按明史張信傳信受密詔令與張昺謝貴謀燕王棣信憂懼不知所為母怪問之信以告母大驚曰不可汝無妄舉滅家族棣稱病信

去而不可復挽總由齊黃智識膚淺不知燕王之沉鷙雄毅長于用兵竟爾視為小敵動輒以輕心掉之既已運籌決勝之長並昧知彼知已之智不自度德量力而欲殺身任不疑誤國之愆二人實無可辭耳

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為名七國

三遣燕邸辭不見信固請入拜牀下密以情輸棣棣懼然起立召諸將定計德信甚呼為恩張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給貴昺入按明紀事本末燕王稱疾愈御東殿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詒貴昺不至復遣官屬內官以所逮名往方至衛士甚衆門者呵止之貴昺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詈曰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擲瓜子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遂曳貴昺等斬之又按明實錄貴昺入至端禮門壯士出禽之無擲瓜之事九門元京城門十一曰麗正順承文明安貞健德崇仁齊化光熙和義肅清平則明洪武九門徐達經理元都縮其城之北五里廢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俱仍舊端禮門明初燕王建府于元之皇城舊址即今之西苑門四東門體仁西曰尊義南

之尺以誅逼僭為名大抵亂臣賊子必有說以為兵端燕王之稱靖難亦猶是也明季諸臣曲為尊親之諱凡紀燕事必以靖難時書之言之不順殊乖紀實今于初起時直截其事其餘所有靖難之名悉行刊削庶知一時所托稱原為千秋公論所不

曰端禮北曰廣智懷來唐嬀州明初置懷來所永樂中改衛今改縣屬宣化府薊州唐置明屬順天府今因之遵化後唐置縣明屬薊州今升直隸州密雲後魏置縣明屬昌平州今屬順天府張玉字世美祥符人朱能字士弘懐遠人倪諒燕山左護衛百户一作千户棣即位收諒殺之初張昺被殺喪得還燕王稱帝出昺屍焚之族其家法司以其近戚程亨等五人見怒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罏冶耳引出生燒之彭二逸其名為燕健卒龐來興丁勝所殺葛誠不知所由進與盧振約為内應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聞興謀力諫遺書戒其子誓必死兵起泣諫死之又有北平人杜奇極諫棣立斬之郭資武安人墨麟高陵人呂震字克聲臨潼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謝貴張昺忠烈彭二葛誠盧振宋忠余瑱彭聚孫泰馬宣曾濬烈愍余逢辰節愍杜奇入祠

予而順逆之理
益以明矣

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
宣府震恐橞棄其國走還京師

詔削橞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橞反書聞帝告太廟削橞屬籍廢為庶人詔示天下曰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橚罪今年齊王榑謀逆又與橞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榑已廢為庶人朕以橞于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乃稱兵構亂圖危社稷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用是簡發大兵往致厥罰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尉寧忠副之帥師討燕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友陳暉平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

使司于真定以暴昭掌之時齊泰黄子澄益慷慨任事請聲其罪或難之泰曰名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又何疑焉一切命將與師皆二人主之質耿炳文時年六十五李堅武陟人尚大名公主吳傑復之子吳高良之子耿瓛炳文次子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後徙江都平安滁人小字保兒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令徐凱屯河間潘忠楊松屯鄚州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方宴會不設備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尋陷鄚州忠松被執炳文部將張保叛降于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卒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卒張玉譚淵等循河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

用武之際非如
翰苑廣歌以遍

隸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質實

滹沱河山海經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山西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流經直隸正定保定河間諸府至天津之靜海縣名子牙河注直沽入海其別河至青縣會于漳雄五代周雄州明改縣屬保定府今因之鄚州漢為鄚縣高齊分置任邱縣唐于鄚縣置鄚州開元十三年改鄚為莫宋省莫縣入任邱移州治之金州縣俱廢改置莫亭縣元于莫亭置莫州併置任邱縣屬之明洪武七年省州入任邱縣屬河間府今因之莫州故城在任邱縣北三十五里譚淵清流人李堅鍼送北平道辛寧忠亦死

名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讀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其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

典故為尚也卒
之債敍歟嗟嗟
泣何嗟及哉

覩覩之說固所
以申篤宗盟者

景隆通天犀帶親為推轂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
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
帝傾國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頗大喜
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
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及都指揮
楊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
至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
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
平吳高等盡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
果引兵趣北平直薄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
守不戰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
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能
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氷凝不得上時御
史韓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
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
深于是周王橚湘王栢齊代相繼被推為計者必曰

叛逆已形便為獲罪廟社即其輸忱請罪尚不宜復顧懿親況燕王挾衆稱兵更非區區遍問推恩所可冀其釋嫌而弭患又其時王師屢敗燕勢日強韓郁尚欲勸其罷兵守藩實為必無之理至所云興滅繼絕尤屬妄內還周王迎楚蜀令各世子持

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踈者續之不堅陛下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質實

山海關漢榆關唐曰臨渝一名臨閭明曰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百里張掖門金燕城門十三西曰彰義明北京九門方與紀要西之北曰西直舊曰彰義嘉靖中增築外城門七西曰廣寧今亦呼彰義是西直廣寧俱蒙彰義舊稱也是時外城未建瞿能所攻蓋西直門也張掖則彰義聲之轉耳韓郁字康郁鉛山人燕師入郁棄官遁不知所終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朶顏三衛歸北平

書修好尤余不違指雖之言識見與兒童無益不值一笑耳

權國大寧在喜峯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朶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為書貽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乃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獷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寧府長史石撰每以臣節諷寧王城陷憤詈不屈支解死都指揮卜萬與都督劉真陳亨帥兵扼松亭關亨欲降畏萬不敢發燕行反間貽萬書盛稱萬詆亨亨執萬下獄死籍其家亨降真由海道遁還京師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質實

朱鑑卜萬見明史馬宣傳未詳里系石撰平定人劉真合肥人陳亨壽州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朱鑑烈愍石撰卜萬節愍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于鄭村壩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李隆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四壘諸軍聞景隆走皆潰景隆還德州亡士卒十餘萬明年春棣兵陷蔚州攻大同使景隆疲于奔命景隆自紫荊關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質實

鄭村壩在順天府大興縣東二十里蔚州漢代郡地唐置安邊縣屬蔚州天寶初自靈邱移州來治五代晉初改縣曰靈仙明洪武四年省縣入州屬山西大同府 本朝雍正六年改屬直隸宣化府紫荊關在易州西八十里即太行蒲陰陘也地記太行第七陘為蒲陰宋時謂之金陂關金以後始名紫荊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為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叅密議

發明 此仍誅鼂錯之說也黜陟王者大柄豈冠逆所能倒持此時以泰子澄為非則代燕亦非以代燕為中罪致討所不得已則泰子澄亦不可罷二臣縱謀之不臧然帝既用其言即不宜諉以謝過況燕勢已猖獗雖去齊黃又烏能止兵而消逆適示怯耳乃陽罷之又陰留之進退失措徒為見譏者笑不亦辱乎

庚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慶躅蘇松嘉湖極重田賦至是帝復下詔曰國家有維正之供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官田悉準私租起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則今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有司違者罪之後永樂中盡革帝政浙西

李景隆擁銳北征統率至數十萬人有瞿能並安諸良將若偏裨伏能奮出爭先長驅直入或望可奏膚功而闒怯無能又

賦復重

發明惠帝即位庶務紛更虛文多而實政少惟此為愛民之事成祖苟欲盡反其所為不問是非并此而改之則盭矣

夏四月李景隆敗棣于白溝河再戰敗績景隆奔德州

景隆大誓師于德州合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陣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巳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僉事平安預伏萬騎河側棣至伏發棣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令當先破之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以三騎過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安失馬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犄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

復以存竭城北
平亟克輒以忌
功阻止致城守
復堅白溝大戰
燕王矢盡劍折
逃走登堤乃不
知乘銳追擒將
因茲疑相譏
縮不前使得潰
敗潛逃卒之可
衆復回逆至一
敗不可復
振核其縱敵
國之罪實當亟
正刑章乃惠帝
從召還朝而終

騎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劒劒折阻于堤幾為瞿能所獲力走登堤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比日晡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滕聚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陣動棣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焰烟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有王指揮者被重創脫胄付其僕曰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質實 白溝河在雄縣北三十里方輿紀要云燕王與李景隆大戰于白溝河即此處也源出廣昌縣淶山曰淶水一名巨馬河至容城縣東白溝店以下為白溝河以宋遼分界于此亦曰界河蘇家橋在霸州東二十里文安縣北四十里當往來孔道自蘇家橋以下諸水俱謂之淀泊房寬陳州人俞通淵巢縣人俞通海弟王指揮臨淮人常乘小

子寧等連疏糾彈竟爾置之不問迨金川失守景隆遂首迎降惠帝之亡實由於此益見矣

馬軍中呼小馬王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瞿能忠烈俞通淵勝聚小馬王俱烈愍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先是白溝河之潰叅景隆軍事高巍南走至臨邑遇叅政鐵鉉相持痛哭共趨濟南直五日釃酒同盟偕入城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自德州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陣馳擊景隆大敗南走帝用齊泰黃子澄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諭罷兵以緩之棣不聽得成附于棣棣射書城中諭降不下棣堰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乃佯令守陴者皆哭盡輟守具出居民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候棣入下板擊之別設伏斷城外橋乃遣人請棣入撫諭棣在軍適年

往來戰守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州縣旋破旋守不肯降濟南為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則江淮可圖也聞濟南降大喜遂下令受降棣乘馬張蓋鼓吹徐行渡橋至城下軍士失約棣未入門板驟下傷棣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猝鐵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質賁板

詐降之事載明史鐵鉉傳本出李賢古穰雜錄及遜國紀諸書獨國史考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明舊史例義深然之按考異之辯為成祖諱耳賢在天順朝去革除未遠見聞必非無據今仍據明史并採遜國紀諸書錄輯臨邑漢縣屬濟南府今因之鐵鉉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李得成涞水人

秋八月承天門災

詔求直言從方孝儒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皐門前門為路門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棣懼將解濟南圍北歸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鉉等乘勝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賛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駐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質實

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為南北通逵滹沱河之分流黑龍港河徑其下御河一名衛河本隨之永濟渠自山東東昌府恩縣流逕直隸故城南又東北流經山東德州西南新莊口又東北流經德州之桑園鎮入直隸吳橋縣界即古清河也

九月詔録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洪武中武臣以過誤廢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録之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宗人府經歴宋徵御史葉希賢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皇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錦衣衛鎮撫楊本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約日出戰又不為援本劾景隆辱國遂以派軍出被禽繫北平獄高煦殺之 質實 宋徵里系未詳葉希賢松陽人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通禽適街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楊本烈愍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徐凱方屯滄州棣佯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襲執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譚淵一夜盡殺之使縱兵掠四境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淵戰被執懷印死棣遂自長蘆渡河過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陰令輕騎躡棣後棣擊敗之乃轉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未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鬬翼棣潰圍出以百騎走館陶庸既勝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鋭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棣乃引還北平

質實

汶上魯中都邑金置汶上縣明屬兗州府今屬濟寧州館陶漢置縣明屬東昌府今因之向朴字遵博慈谿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向朴節愍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深俯却避忌庸之精于用兵實非諸晉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庸豈得托言不知使決

辛巳 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盛庸敗棣于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怠欲稍休道衍力趣之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者昌字也自此全勝矣棣遂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都指揮莊得力戰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等殊死鬭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莊得皂旗張皆陣死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日暮各歛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

計勒擒易如唾
手乃次日聽其
鳴角穿營而去
且引母負殺叔
父之詔為辭
惠帝因膚恐宣
不閫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于
追永樂篡立廢
無位如常則其
隱懷二心亦難
免春秋之責矣

辰至未勝負畧相當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西迎砂礫咫尺不辨物棣縱左右翼橫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揚言散軍取糧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率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縛木為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强弩射燕軍矢集棣旗如猬毛死者甚衆忽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真定

貿實 夾河在冀州武邑縣南滹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莊得一作德故隸宋忠懷來之戰一軍獨全張武瀏陽人皂旗張一其名或曰張能官都指揮力挽千斤每戰麾皂旂先軍中呼皂旂張戰死猶執旂不仆楚智官都指揮馬陷被執死莊得等三人皆未詳何處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張能忠莊張得烈愍楚智節愍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于外密令為募兵計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解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燕諸將請殺嵓棣不許送之出境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兵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申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願毋為所惑帝乃下勝獄以絕燕

質實

盧溝即桑乾河一曰濕水源出山西馬邑縣入直隸境至順天府西南曰盧溝河薛嵓閿鄉人

夏六月棣將李遠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為官軍袍鎧皆揷柳枝為識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為遠伏兵所敗

質實 李遠懷遠人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隘林縣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燕高煦高燧謀傾世子高熾世子與高燧守北平高煦從棣軍有寵方孝孺門人林嘉猷者嘗以事至燕邸知其狀孝孺言于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也帝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户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並安等送之軍中官黃儼方曲事高燧使人馳報棣曰世子且反棣

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大條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棣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盛庸擬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畧保定據易州西水岩以窺北平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向昭軍棣曰昭得糧守險未易拔也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與棣戰于齊眉山大敗昭諒走棣勒兵還北平

質實 林縣漢隆慮縣東漢改隆為林金林州明改縣屬彰德府今因之易州隋置明屬保定今升直隸州西水砦在州西南八十里郎山上四面險絕齊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曰峨眉山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

九月倭寇浙東

倭登岸剽掠象山縣錢倉所千戶易紹宗率令游兵間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追至海岸陷淖中手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執棣惟已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刃數十賊遂被害先是紹宗書壁誓死命妻李具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妻携孤奏于朝旌之

質實

象山縣唐置明屬寧波府今因之易紹宗故縣人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有謀畧太祖十六女諸駙馬中尤愛殷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質實

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寧國公主孝慈皇后生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為言者詔所在有司繫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約為內應棣慨然曰

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舉兵而南

發明 中官之禍肇于永樂終明之世深受其毒建文稍稍戢制則又泄機事名外兵致燕決意南犯議不返顧此輩實為禍媒甚哉小人之難養也春秋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古志之矣其垂戒深哉

壬午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

棣兵由館陶渡河連臨東阿東平諸州縣東平吏目鄭華濟陽教諭王省死之山東大震于是命輝祖帥師往援而棣兵已突至沛縣知縣顏伯瑋不能禦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指揮王顯開門降伯瑋衣冠南向再拜自經死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被執諭子清降曰願從顏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

徐州招降不從亦死燕別將王總破蕭縣知縣鄭恕亦不屈死隸兵遂薄徐州　賀實東阿漢縣後漢分置穀城北齊廢入東阿明移治于故穀城屬東平州今屬泰安府東平漢國治無鹽晉從治須昌劉宋為東平郡宋改府元改路明洪武初為府八年降州屬濟寧府十八年改屬兖州府今屬泰安府蕭縣秦置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鄭華字思孝臨海人由行人司賍吏目燕兵至州長䣊盡棄城走華率吏民憑城固守城破與其妻蕭氏俱死王省字子職吉水人為燕將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大哭以頭觸柱死按憲章録以省之死節繫于建文二年五月與明史恭愍帝紀異顏伯瑋明環以字行廬陵人子有為亦自刎死鄭恕字本忠仙居人二女俱從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顏伯瑋忠節鄭華節愍王省唐子清黄謙顏有為並入祠

敗則偽竄訐臣勝則名還大將舉動殆如兒戲屬憤如此安得不速至覆亡迨其殺燕以陳師江上尚冀劃北罷兵尤爲非策其窘迫無措之態可憫亦可嗤耳

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于淮北尋召輝祖還

先是左都督何福及平安陳暉軍次濟寧聞棣兵自徐趨宿遂引兵南追及于淝河燕將白義王真各率百騎誘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狀安率兵邀擊義等佯棄囊走安軍士競取之伏發兩軍鏖戰真被重創自刎死棣乃身自迎戰安部將和爾和挺鎗大呼直刺棣馬忽蹶反被擒安軍遂敗宿州留至是棣兵抵小河爲橋以濟福安等往爭橋張左右翼並進斬其將陳文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挽棣走于是官軍駐橋南棣軍駐橋北向持數日棣潛移軍三十里夜半渡河而南繞出官軍後比旦官軍始覺遂輝祖來會戰于齊眉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淮土盛暑濕蒸燕諸將請旋師觀釁棣不從下令日欲渡河者左諸將皆左棣怒曰任汝曹所之乃不敢復言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

台輝祖遂福軍遂孤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靈壁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為燕所阻安分兵往迎棣率精銳橫擊斷安軍為二福開壁來援與安合擊敗燕兵數千高煦伏兵自林間突出福等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發翼日燕兵猝薄壘亦發礮三福軍以為已礮也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濠塹俱滿指揮宋瑄力戰死福單騎走安及侍郎陳性善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性善死之

質實

淝河北淝水也在宿州南九十里州南有龍山湖淝水出焉東南流入懷遠縣界注于淮 小河在靈壁縣北六十里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宿州靈壁至宿遷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遷者謂之小河 齊眉山在靈壁縣西南三十里靈壁本虹縣靈壁鎮宋升縣明屬宿州今屬鳳陽府 王真咸寧人宋瑄定遠人宋晟長子陳性善名復初浙江山陰人既被執尋釋歸令說朝臣性

善朝服躍馬入河以死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亦同死按明史性善傳性善及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監副劉伯完同被執縱還與明變姓名與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明紀事本末則云與明死之與史傳異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宋瑄烈愍陳性善節愍黃墀陳子方並入祠○和爾和舊作火耳灰今改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棣後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棣兵渡淮陷揚州

棣兵陷四州盛庸方軍淮上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使至淮安假道於駙馬都尉

梅殷殷劓其使曰留汝口還為而王言君臣大義棣氣沮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絶舟楫以遏燕棣乃令邱福朱能等帥騎男數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戰艦遂渡淮陷盱眙守淮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乘勝出天長進攻揚州指揮王禮等開門降巡按御史王彬指揮崇剛死之

質實 天長唐縣明屬泗州令因之徐安字波人邱福鳳陽人樊士信應城人王彬字文質東平人崇剛逸其里籍遜國臣傳云崇剛姓鄭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樊士信烈愍王彬崇剛節愍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練子寧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遣徵兵蘇州知府姚善首以兵入衛請召還齊泰黃子

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各帥兵入援

質實

樂平縣唐置明屬饒州府永清縣唐置明屬順天府令皆因之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張彥方江西龍泉人由給事中以便養改樂平知縣周縉字伯紳武昌人

下罪己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密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議割地罷兵郡主棣從祖女兄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為樂守

計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植慷慨誓師部將殺之以降棣誅部將貝官殮植瘞之

質實

慶成郡主 慶成郡主蒙成王女嫁黃琛初封慶陽郡主建文時改封慶成郡主蒙城王為熙祖之孫郡主則太祖從父兄弟之女也陳植廬江人葬白石山上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陳植烈愍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會高煦引番騎來援殊死鬬庸兵退駐高資港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叛附于棣棣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將守將童俊率衆降棣進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景隆等不能發一

遜國之說傳聞互異當時宮中火起帝出倉皇出亡既無實跡可憑又何以知自焚之必由詭語葬地雖無所諱証而為僧蹤跡又誰實親見而灼知之設云民間係念舊君冀其未死而好託遜荒實足為動搖羣心之漸成祖何不將自焚情形宣示禁

語遠遯帝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幸以圖興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援師即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棣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橞景隆及指揮僉事劉淸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使出后屍于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正德萬歷崇禎間諸臣請續封帝後及加廟謚皆下部議不果行

本朝乾隆元年追謚恭閔惠皇帝

質實 遜國之說畧云金川門失守帝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即為帝祝髮從鬼門出由吳楚而滇浙黔蜀粵東西至正統五年有同寓僧詭稱建文帝思恩知府岑瑛以聞按問乃鈞州人楊應祥下獄死時並繫帝因自言其實

止顧一任無根之語輾轉流傳撰厥所由殆因成祖自知慙德欲曲諱其篡弒惡名故反隱措此說以明己無致死其君之事厥後文人不察從而緣飾其間遂成千古疑案向來論史者斷斷爭剖必為之指實而辨誣均不免失之愚耳

老閣吳亮識之入西内以壽終云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朱彝尊亦深斥其不足信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朱國禎等所載諸書其官階年月事蹟因多舛訛抵牾然未必盡出無因且據明史胡濙傳稱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隱察建文帝所在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建文帝在滇詩以進則遜國之說在明代君臣迄無定論傳聞各異姑從闕疑附著其畧如此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二十里為南北津要有城今設守備駐此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五十里北通大江接儀徵瓜州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四十里龍潭鎮在句容縣北八十里陳瑄字彥純合肥人茹瑺衡山人

楊榮相業爛然為三楊稱首然然身為侍從國破君失迎謁不暇臣節已隳且其言明請謁陵陰為勸進尤是巧於獻諛雖其後政績可稱亦不足重矣

徐增壽中山王達第四子成祖實錄是年九月陞宣府中護衛指揮僉事劉清為都指揮同知旌其開金川門奉迎功也連楹襄垣人被殺屍植立不仆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連楹忠烈

棣自立為皇帝

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侍中劉儁兵部右侍郎古朴刑部侍郎劉季箎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戶科給事中金幼孜兵科給事中吳溁兵部郎中方賓刑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棣入京楊榮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遽趨謁陵畢已已羣臣備法駕迎請奉天殿即皇帝位茹瑺入賀迎謂曰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

奈何瑺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大索黃子澄齊泰等榜其姓名曰奸臣時謁榜者二十九人子澄泰及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胡閏鄒瑾王純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紞毛泰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巨敬既而鄭賜王鈍黃福尹昌隆皆迎附又以茹瑺言並宥張紞皆復其官其後復揭榜朝堂增徐輝祖茹誠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惠仲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凡五十餘人

質實

劉儁字子士江陵人古朴字文質陳州人劉季箎名韶以字行餘姚人胡靖本名廣字光大吉水人建文二年廷試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迎附後復名廣吳溥崇仁人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楊溥字弘濟石首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苟善南城人金幼孜

名善以字行新淦人胡洪字源潔武進人方賓錢塘人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王達無錫人鄒緝字仲熙吉水人胡儼字若思南昌人陳迪字景道宣城人官禮部尚書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官大理寺少卿鄒瑾永豐人官大理寺丞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官戶部尚書盧迥仙居人與郭任卓敬俱官戶部侍郎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官刑部尚書鄭賜字彥嘉建寧人官工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官工部右侍郎張紞字昭季富平人官吏部尚書既降附未幾成祖臨朝而嘆咎建文時之改官制者令紞及王鈍解職務紞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相率投池中死毛泰亨為吏部侍郎紞死泰亨亦死陳繼之莆田人官給事中董鏞不知何許人曾鳳韶盧陵人王度字子中歸善人高翔朝邑人魏冕江西永豐人謝昇諸城人鏞鳳韶度翔冕昇與尹昌隆俱官監察御史昌隆將就刑大呼曰臣嘗上疏讓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閱之嘆

曰火燒頭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允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太子曰敬平涼人官戶部主事充史官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官衛府紀善甘霖懷寧人官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官御史葉惠仲臨海人官南昌府知府黃希范官徽州府知府劉璟字仲璟基次子官谷王府長史程通績溪人官遼府左長史戴德彝奉化人官左拾遺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官修撰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孝孺姑子官太常少卿茅大房名誧以字行泰興人官副都御史胡子昭時官刑部侍郎韓永西安人或曰浮山官給事中蔡運南康人歷官四川叅政罷歸起知賓州牛景先沅州人官御史或云所鎮撫周璿官左僉都御史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于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

齊泰黃子澄説者病其首發難端北之禍錯不知景帝勢安惠帝勢危故不可同日而語但與誅國事措置乖方實難免於貽悮而方孝孺亟亟於更制設官致來燕兵口實亦不無迂濶之譏

啟私第追封徐增壽為武陽侯諡忠愍明年進爵定國公永樂五年輝祖卒乃命輝祖長子欽嗣封魏國公自是中山王之後有魏定二公居南北京　神宗時録建文忠臣以徐輝祖為首追贈太師諡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黄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生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道衍以孝孺為屬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帝頷之及陷京師鎮撫伍雲縛孝孺至帝顧左右収之曰勿令遽死將即位召令草登極詔孝孺斬衰入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

顧惠帝上膺正統諸臣目擊時艱則去偪除強以固安宗社自屬臣分所應然至於國勢阽危猶欲四出募兵意存克復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直斥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為無忝綱常正未可以其謀事之不成而槩加吹求若成祖之

筆于地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復繫獄泰子澄先被召還之命未至遼聞變泰走外郡亡兵有識其馬者曰此齊尚書馬也執之子澄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告見收至是並械至京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絕命詞而死時年四十六其門人廖鏞廖銘撿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被逮與胡子昭盧原質原朴鄭公智林嘉鄭居貞俱坐死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八百七十三人泰從兄弟敬宗等俱坐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子甫六歲宥死給配于澄族人無少長皆斬一子變姓名為田經僅得走免楊任亦磔死二子禮益俱斬大理寺丞楊端刑部郎中王高坐縱孝孺息樹陰同棄官去劓鼻死孝孺主應天鄉試所得士有劉政方法政聞孝孺死嘔

濫誅洩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甚矣自無可恕耳

血卒法官四川都司斷事諸司表賀登極法不肯署名投筆出被逮自沈於江

質實 遜國臣傳云孝孺投筆哭罵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後繫獄據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使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臣林外紀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門生凡刑七日紀事本末云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謂以廖鏞等述論在孺死後朱彝尊以孔安國及馬鄭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不及異姓則反輕于秦法之三族謂十族之說非實按夏侯歐陽解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戍祖並非經生一時激怒不同議禮何暇辯九族之當從何家言乎又按彝尊明詩綜詩話長陵

靖難受禍者莫慘于正學先生坐方黨死者相傳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稱其族棄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數千人茅大芳妻髡于獄有與狗㗖之旨載表槩奉天刑賞録云云然則當日或加三為四或加九為十傳聞異詞不足辯而一時門生朋友濫及無辜則亦不能為之諱也秦淮河源自溧水縣北西北流經上元縣東南入通濟門横貫府城中西出江寧縣三山水門又西北入大江廖鏞永忠之孫銘鏞之弟孝孺墓在江寧縣聚寶山舊志孝孺死門人王稌輩収遺骸殯之于此與明史異案稌字叔豐金華王禕之孫草除編年云稌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卒逮繫文皇念其祖禕死國功特宥死據此則稌益嘗謀歸葬而不得非瘞孝孺于聚寶山者也遜國臣記收遺骸者都督廖鏞與明史同孝孺絶無後惟孝孺父克

勤之弟允家有子曰孝復洪武間上書請減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或曰録孝孺家時稱典史澤藏其幼子嘉靖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方氏訟其僞云澤字彥恩溧水人盧原朴原質之弟鄭居貞名榦歙人或曰閩人官河南左參政楊任嘉興人官袁州知府致仕劉端王高俱南昌人成祖實録永樂十一年正月大理寺左寺丞劉端右寺丞王高以縱奸惡外親棄市蓋與坐縱孝孺之說不同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方法字伯通桐城人法以望江瞻拜鄉里曰得望我先人廬舍足矣遂自沉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齊泰忠愍黃子澄忠愍方孝孺忠文楊任烈愍廖鏞胡子昭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鄭居貞節愍盧原朴方孝友方中憲方中愈諡敬宗揚蒞楊禮方法並入祠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皆夷其族

死節乃人臣本分歷無膚識論紛紜吳溥決王艮之必死捐軀廣之不能死節所料皆錯繆不典但溥與艮俱策名仕版即當効其取義全生況既明于責人何獨寬于責己乃隱忍圖全豈至辱身改節是真祭秋毫而不見

縛于寧至語不遜磔死夷其族姻戚俱戍邊于寧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變同妻沈劉家河死敬嘗建議從燕帝責以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時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聞燕師渡江慟哭與家人訣遂自縊最先死衛鎮撫徐諒衛健皆戰死城陷前一日修撰王艮與胡廣解縉吳溥比居俱集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謂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鴆死矣于是都給事中龔泰投城下死葉福守門死衛府紀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經死大理寺

日睠顧於一嗜不舍者泠語訾識何異桃人土偶之相誚耶

丞鄭樸御史魏冕同自刎秦府長史鄭樸不食死兵部郎中譚翼自焚死妻鄒子謹皆自經及帝即位禮部尚書陳迪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妻管縊死戶部主事巨敬與迪同死夷其族禮部右侍中黃觀嘗草制極詆斥燕至是索國寶不得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收其妻翁氏及二女給象奴翁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募兵至安慶聞京師陷或告曰宮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湍死刑部尚書暴昭侯泰及其弟敬祖子玘戶部侍郎郭任盧迥及任子經禮部侍郎黃魁副都御史茅大芳及其子順童道童僉都御史周璿司中皆被殺名大理少卿胡閏御史高翔至皆衰絰哭殺閏及其妻王氏子傅道四歲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長日以灰汙面髮至寸剪之終身不嫁族誅翔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又有工部侍郎

丞安國修撰王叔英編修陳忠左拾遺戴德彝給事
陳繼之韓永御史林英謝昇甘霖丁志方董鏞姚瑄
宗人府經歷宋徵刑部主事徐子權晉府長史龍潭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浙江按察使王良蘇州知府姚
善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
思賢及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
賢先後各以死殉而松江同知死尤烈逸其姓名或
曰周繼瑜也既而給事中黃鉞赴水死御史曾鳳韶
自剄死王度以方黨謫戍坐語不遜族谷府長史劉
璟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武臣
之死者指揮使張倫都督同知陳質所鎮撫周拱元
人若御史葉希賢賓州知州蔡運以姦黨被戮御史
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三人為從亡云初燕師起
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棄職去者二百九十人及
破金川門朝臣棄位去者四十餘人世傳有程濟及
河西傭補鍋匠馮翁之屬濟名尤著或曰惠帝為僧

出亡濟左右之莫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玉山樵者雪菴和尚皆為建文遺臣又有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何洲郭良等九人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匿入豬中不食死龔翊為金川門軍門開慟哭遂隱而死

質實

嘉定 宋嘉定十年析崑山之嘐城鄉置嘉定縣元升州明復縣屬蘇州府今屬太倉州劉家河即婁江在嘉定縣北二十四里淮清橋在上元縣東秦淮與青溪相接處或曰翁夫人死于賽工橋橋在江寧縣南馴象門外羅刹磯在池州府東流縣西濱江方輿紀要巖石森立舟帆艱險賓州唐置明屬柳州府今屬思恩府雲門山在府南三十里若耶山在府東南四十四里山下有溪玉山在東陽縣東百五十里樂清晉置樂成縣五代吳越改樂清明屬溫州府臨海縣吳置唐為台州治明台州府治今皆因之徐讓衛健不知

何許人襲山西布政司理問健山西孝義縣丞同應募使燕議和不答是年五月還授鎮撫赴軍前差遣戰歿吳與弼字子傅龔泰義烏人葉福侯官人周是修具衣冠為贊擊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程本立由僉都御史貶江西副使未行鄒樸永豐人或曰樸即大理寺丞鄒瑾子黃觀死弟覲匿其幼子于他處或云覲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黃氏有後于貴池觀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名翁夫人血影石覲同時金侍郎逸其名徵兵江西有朱進者常州人隨行俱被執戮茅大芳之子一作順童道壽文生二孫添生歸生甥子獄胡傳道一作傳慶張安國與其妻棄舟入太湖鑿舟自沈王叔英募兵至廣德聞變書絕命詞自經元妙觀銀杏樹下妻金氏亦自經二女赴井死陳忠字思中鄞縣人林英古田人募兵廣德聞京城陷與妻宋氏俱自經死丁志方聊城人姚瑄嘉興人以姦黨

誅籍徐子權新淦人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死龍鐔字德剛萬載人高巍自經驛舍又有高不危亦死義或曰不危即巍字也王良字天性祥符人集諸司印九積薪自焚妻先投水死仍徙其家于邊陳忠賢茂名人帥六生為位哭建文帝于明倫堂皆被戮六生皆龍溪人黄鉞字叔揚常熟人建文三年丁父憂孝孺弔問之鉞云童俊狡不可任姚善忠義大勢當守上游國變杜門不出以戶科召自投於水曾鳳韶刺血書絕命詞于衣襟自殺妻李氏守節死劉璟嘗至燕與王奕王曰不稍讓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王默然燕兵起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軍敗歸青田帝即位召之以疾辭逮入京猶稱殿下逆及于難張倫不知何許人屢戰有功帝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責為丁公乎死之時武臣多降附從容就義者倫一人而已陳質守大同代王欲應燕質持之不得發蔚州廣昌附于燕

質復取之被執不屈死周拱元沅州人牛景先改姓名徐行死杭州僧寺後籍其家妻子發教坊傳五世至濱皆不肯辱身萬歷中除名復姓程濟朝邑人或曰績溪有道術官岳池教諭上書言某月日北兵起逮下獄釋之改官編修從亡數十年後不知所終河西傭行乞金城傭于莊浪魯氏買羊裘覆以故葛衣數年不易以死或曰趙天泰也天泰官編修三原人補鍋匠往來夔州重慶間一日遇馮翁于夔州市相持哭不知所終或曰王之臣翁為馮淮也之臣官欽天監正襄陽人淮官刑部司務黃巖人雲門寺有老僧泛舟賦詩歸則焚之若耶溪樵夫畫詩于沙或從後抱持窺之則孤臣去國之詞也金華之東山有樵者麻衣戴笠為王姓者題詩曰宗人故疑其王姓雪菴和尚名暨隱于重慶白龍山好讀離騷讀一篇則投于水投已輒哭至成化初將死其徒曰師何許人張目曰松陽故疑其為松陽葉希賢或曰郭節也梁田

玉官郎中為僧良玉中書舍人鬻書海南市良用為舟師死于水中節為道士皆定海人何申中書舍人奉使四川聞變嘔血發疽死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何洲海州人俱走異域賣卜郭良為道士九人者松陽王詔遊治平寺于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可辨者九人樂清樵夫聞殺方博士號哭投港橋下死臨海東湖樵夫聞新詔痛哭投湖死儲福無錫人妻范年二十有貴官聞其色欲委禽焉執刀自防養姑以卒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宣德中巡撫兩薦之辭曰翊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練子寧忠肅卓敬忠毅陳迪巨敬暴昭王良姚善陳彥回忠烈廖昇王良龔泰周是修黃觀茅大芳胡閏王叔英高巍黃鉞曾鳳韶劉璟忠節侯泰郭任高翔張彥方周繼瑜陳質烈愍練大亨葉福程本立鄒瑾魏冕鄒朴盧逈黃魁周璿戴德彝陳繼之韓永林英謝申甘霖丁志方董

鏞宋嶽徐子權陳思賢王度張倫蔡運節愍陳鳳山陳丹山侯敬祖侯玘郭經茅順童茅道壽胡傅道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葉希賢牛景先程濟河西傭補鍋匠馮翁雲門僧若耶溪樵玉山樵者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何洲郭梁樂清臨海二樵夫儲福龔翊並入祠

惠帝以柔辜之子丁强藩之逼智力兼困以

發明　至于亡然其天性仁厚親賢好學除軍衛单丁減蘇松重賦澤施未久善政在民是以天命雖移人心猶結而成福本由逆取復界于殘殺一時忠義如林蹈九死而不悔何其酷也至若遜山逃海諸人流離留昧身之既隱焉用文為而聞風感興若將親炙然凝文作所由來矣夫據左氏傳則程嬰杵臼皆為烏有然馬遷逸事人人樂道故明史以為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忠貞之氣屈極而伸令至四百年後易名列祀折一衷而定論

見他說以闕疑所以揭幽潛于
日月懼亂賊于春秋豈不韙歟

遷孝康皇帝主于陵園

仍舊謚稱懿文太子隨安王楹祭告遷其主于陵園
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改封吳王允熥廣澤王衛王
允熞懷恩王徐王允熙敷惠王隨母妃呂氏居陵園
尋廢允熥允熞為庶人錮鳳陽改封允熙為甌寧王
奉太
于祀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詔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
中更改諸法一復舊制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
徭役三年未被兵者與鳳陽淮安徐滁揚三
州蠲租一年餘天下州縣蠲今年田租之半

質實

棠成

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于李景隆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說者遂謂止改是年不知據成祖實錄是年六月己巳即位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遂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壬午朔下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又按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定北平守城功賞以歲月久近為第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為上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次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又次之則是革除之明證矣其後史官修實錄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以前但書元二三四年而無號蓋由為遷就以掩其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亦不足置辨矣

召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瑛前以受燕邸金通密謀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資殘忍受寵任益務刻深言廷臣效

陳瑛通燕府密謀受其賄賂其

不忠于建文實甚永樂不能聲其罪而加之顯罰已有愧于漢高之斬丁公轉令其入居塞職遂欲追戮効死諸臣布吉生風奸狡尤為叵測及未行聽許輙以獄辭株牽蔓㳂寃及無辜殆不止於羅鉗吉網猶復靦然自以為出之有名真屬喪心無恥

死建文者如黄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顔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閲方孝孺等獄詞遂蔓録觀叔英等家疎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寃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于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復官制

吏部言建文中凡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宜遵復舊制帝曰前人創制皆有深意行之既久無弊輙改此其所以敗亡也但速改復舊

以房吉田慶張本為揚州知府

滁州知州房吉首詣軍門朝見泰州知州田慶協謀効順江都縣知縣張本率全城歸附皆擢揚州知州

永樂本以逆取而即位之始首擢是人其殘忍刻薄尚可問乎

吏部言令揚州已有知府譚友德帝命同理府事

賈實江都縣漢置明為揚州府治今因之張本字殺中東阿人

發明成祖但知賞迎附之功而不以任賢安民為務一郡而太守四馬幾于治絲而棼之矣一時刑賞不不濫乎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初縉入臨太祖為有司所劾謫河州衛吏建文中以董倫薦官翰林待詔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及叅

預機務皆自此始○帝于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有干犯者命縉等徧閱有關軍馬錢糧數目者留餘悉焚之從容問曰爾等亦有之乎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者任其事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耳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兵亦潰至是執鉉至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質實】河池宋置縣明永樂六年升州屬慶遠府令因之紀事本末鉉被執不屈割其耳鼻不肯顧爇其肉納口中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罵不絕舁大鑊油熱之屍不可轉令內侍以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

耶油沸濺起丈餘仍反背如故乃大驚詫命瘞之㓜子康安充匠死或曰先死二女發教坊終不辱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鐵鉉忠定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坐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讐耳遂磔于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質實　王鏊守溪筆記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磔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明史異紀事本末有青州教

授劉固者依清居清遇害連及固與弟國母袁氏同受刑于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大呼綱索俱斷奪刀連殺十餘人詔磔之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景清忠壯

九月論卯福等三十人功封爵有差

卯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又以款附功封王寧為侯茹瑺陳瑄王佐皆為伯

質實

張武封成陽侯陳珪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保定侯霍覲蒙古人封同安侯顧成封鎮遠侯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王聰蘄水人封武城侯徐忠合肥人封永康侯張信封隆平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寛陳州人封思恩侯徐祥大冶人封興安伯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輔守文弼王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

譚忠淵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應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彛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廣恩伯王寧封永春侯茹瑺封忠城伯陳瑄封平江伯王佐封順昌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霍覩舊作火真今改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録

以建文中所修為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瑺監修前纂修官南昌知府葉惠仲以直書燕起兵事族誅○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葉惠仲節愍

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后中山王徐達之女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